

人口問題批評

日本河上肇著
丁振一譯



上海

南強書局印行

1929

502.1
218
2

人口問題批評

日本河上肇著
丁振一譯



上海南強書局印行

1929

人口問題批評

附馬爾撒斯人口論概要

人口問題批評目次

引言

人口過剩論乃是資本主義末期之一種病狀的呻吟

一

以人口過剩為絕對的實為常識之誤謬

二

人口過剩之真正事態

三

關於一般人口過剩對策論之批評

(甲) 武力的擴張領土政策

(乙) 移民殖民與工商業之發展

(丙) 限制產兒

四

人口過剩之根本治療法何在

附錄

馬爾撒斯人口論概要

譯序

自馬爾撒斯「人口論」出，風靡一時，世之談人口問題者，莫不奉爲圭臬。其說以食物生產增加之比例，遠不及人口繁殖比例之速，且土地之面積有限，而人類之生殖無窮，則人類之生活之困難及貧乏，乃自然的現象，而不能避免者也，欲避免之，惟有抑制人口之生產。是說也，大受通俗人資本家及資本主義辯護論者熱烈之歡迎。蓋通俗人所見所聞者，只爲生活難之現象，而不明其真理之所在。一經有人指示以食物人口增加比例之遲速，土地面積有限人類生殖無窮之理論，正適合於其通俗之觀察，自然相信無疑也。至資本家及其辯護論者，正恐以人類生活難而動搖其根本，今得馬氏之說，消極的既可辯護資本主義之存在，（謂生活難乃自然不可避免者）而積極的更予資本家激勵人民以肆行侵略之機，（謂土地之面積有限人類之繁殖無窮）於是馬氏之說，遂爲資本家及其辯護者所信

奉矣。然科學日益昌明，此欺蒙世人之通俗論，漸被識破，而人口問題真理，乃如撥雲霧而見青天矣。日本社會主義經濟學者河上肇博士，所刊行「人口問題批評」一書，對此問題，論究極詳，對於通俗人及資本主義經濟學者人口問題之觀察及主張，批評無完膚，並闡明人口問題之真理及其癥結之所在，更求得其澈底解決之策。斯書一出，不匝月而至於十版，亦足證斯書之價值矣。茲特譯之，以饗國人。

人口問題批評

引言

人口過剩論乃資本主義末期之一種病狀的呻吟——對
於世論所謂人口過剩之原因及其對策之批評——

近頃我國(指日本以後同)人口過剩呻吟之聲，高唱入雲。關西兩大新聞之社說，亦曾討論此問題。如大阪朝日新聞大正十五年(即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一日有論『正在具體化中之人口對策』，大阪每日新聞同年七月四日曾揭載『目前人口增加問題(煩惱與迷惘)』之社說。總理大臣若槻氏於同年四月中旬，於大阪官民合同聯歡會席上演說中，曾經道及『近頃我國人口問題甚囂塵上云云。』農林大臣町田氏於最近在數處地方亦曾以人口問題為問題。又十四年四月所發行之

「中央公論」上神川彥松氏（東京帝國大學教授）發表「由人口問題之見地論我外交政策之基調」長篇論文，神川氏於其論文之冒頭曾言，「現下吾國目前最大之問題爲人口問題，此衆論全然一致者也。由人口問題之見地觀察時，吾國實遭逢歷史上罕有前例之大難關，至如何突破此難關，實爲吾國前途之所繫，而吾人不可不具充分之自覺。」以上等等，余現在擬對於此問題之世論，一一加以批評，略明事理之真相。

（一）以人口過剩爲絕對的實爲常識之誤謬

世之論者，皆以絕對的過剩人口之存在爲前提，只就其對策加以討論。彼等多先述說我國人口增加率如何可驚，彼等皆舉大正十三年度（一九二四年）人口增加超過七十六萬七千以上之事實，認爲我國人口可驚的激增之充分的證據，卽以此爲其議論之前提。但事實上我國人口增加率未必至最近始急激的提高，自明治末年至大正初年，每年增加數既已超過七十萬以上。如是則單以大正十三年度人

口增加七十六萬餘而人口問題即俄頃間成爲『吾國目前之最大問題』『歷史上罕有前例之大難關，』實無此理由。况由大正五年至大正十一年間，每年人口增加數，較之由明治末年至大正初年，反見減少。即大正五年六年約六十萬，七年（流行性感冒病流行之年）不足三十萬，八年五十萬，九年六十萬，由是至大正十年爲七十萬，翌十一年再降爲六十八萬，十二年始增加爲七十一萬（見大正十五年一月九日發行之『東洋經濟新報中』『我國人口增減之解剖，』）原來人口總數以漸次增加爲常則，（如人口漸次減少則是該民族既已走入滅亡之過程矣：原註，）縱令人口增加率不變，而每年人口增加之絕對數亦必漸次增大。如前所述，我國由大正五年至十一年最近數年間每年人口增加數，較之明治末年至大正初年其增加率雖減少，而人口總數仍是增加。人口問題雖至近頃始急遽的叫囂，而決非人口之增加速度至近頃始有急激的變化，此吾人先應注意之點也。

次於人口增加率更有所謂密度者。但我國人口之密度果何如乎，試先由土地

之總面積比較各國人口密度則如次。『一平方里人口數，大正十二年調查，見大正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發行之『大亞夢托』(譯音)(雜誌名)中清水氏『人口問題與其對策』』。

比利士	三、九〇九	義大利	二、〇九〇	瑞 士	一、四四九
荷 蘭	三、二三九	德意志	二、〇七四	法蘭西	一、〇九八
英吉利	二、三一三	日 本	一、七五一	西班牙	、六五一

由此觀之，一平方里人口數，比利士三千九百人，英吉利二千三百人，德意志二千人，日本則不過一千七百人，即日本之人口密度，不及比利士之半數，在世界上不過佔第六位。但清水清文氏(慶應義塾大學教授)則謂『此非真正的人口密度』，依清水氏之說，則『真正的密度，不能依領土面積，應依該國耕地面積之單位算出相當若干人也，』於是清水氏乃對照前揭之表，依耕地面積算出各國之人口密度如次(一平方基羅米突之人口數)。

日本	九六九	荷蘭	二七三	瑞士	一六八
比利士	三九四	英吉利	一二六	法蘭西	一〇九
義大利	三〇五	德意志	一八五	西班牙	九〇

即『其比例較比利士二倍強，義大利三倍強，英吉利四倍強，德意志五倍強，更較之法蘭西實近於九倍之數，由人口與職業之調和觀之，實可憂慮者也。』此清水氏之說也。而氏又常以『實可憂慮者也』等語，以刺激『大和魂』，而予帝國主義追隨者以道德的勇氣。所以對於此說亦有分析解剖之必要。

前揭之表，究竟正確與否，吾人不得而知，但無論如何，如依耕地面積算出人口密度，則日本必極稠密，此點當非誤謬。蓋日本農業是極集約的（特別在勞動方面），其性質殆與西洋之園藝相等。如是則依耕地面積之人口密度無論如何稠密，其自身並無何等足以惹起憂慮之點。蓋第一吾人之生活資料並非專靠農產物，第二吾人之生活資料亦非專靠自國領土內而自給，因此吾人之生活，決非以

土地之面積或耕地之面積與人口之比例等某種自然的原因可以規定者。此事只就一國內都市與農村之情形比較觀之，則立即明瞭矣。例如東京大阪京都等大都市之人口密度，較之地方農村則甚稠密，特別是此等都市，殆無耕地可言，如依耕地面積算出人口密度，則此等都市之人口密度，未免有可驚的稠密矣。但此都市之住民，並非專靠散在於各該都市內耕地中之生產物為其生活資料，因此人口密度無論如何稠密，絲毫不足憂慮。故以證明我國之人口密度較他國為稠密，即為我國過剩人口存在之證明，從而亦即為生活難之證明，實為常識的誤謬也。

實際上影響於常識者，只不過為多數人生活難之現象，常識上即以此為人口過多，又偶逢最近之人口統計發表，知有大正十三年度人口增加七十餘萬之事實，於是常識立刻判斷以七十萬為莫大之數量，此等人口之增加既無法阻止，於是常識立刻想到土地之面積。其以此種常識轉變為學問的形態者，則更調查各國之人口密度，調查之結果，發見我國人口密度並非特別稠密，於是更另覓其他權

準，例如依耕地面積以測人口密度是，於此發見一平方基羅米突將近千人之事實，於是常識立刻判斷一基羅米突將近千人實可驚之數目也，此等人口之稠密，無論如何不能阻止。

但我要反問此種常識，何故每年七十萬人口增加率卽爲高率乎？假如每年增加十萬卽不爲高率乎？何故一平方基羅米突相當千人之人口密度卽爲稠密乎？假如每基羅米突相當百人卽不爲稠密乎？『如有人講授寒暑表時，只憑空的辯說度數如何高，如何低，則彼全然不能賦與吾人以何等智識。彼必先對吾人述說冰點如何看出，又沸騰點如何看出，而又說明此等標準點非依寒暑表之販賣者或製造人之嗜好，乃依種種自然法則以決定者。』『以高低等普通俗語使有何等一定的意義，卽以此爲滿足』者，此等議論，實一步亦不得超出於常識之上。（以上『內語皆引自拙譯『勞賃價格及利潤』大正十五刊二五頁）余既將我國人口增加率並非自近年以來始見急激的提高等下實指明矣，其關於人口密度云云，其

理論亦與人口增加率同。我國自古以來即為島國，此島國之面積——及其耕地面積——近年以來並未急激的縮小，但我國「人口問題甚囂塵上」者乃最近之事實，則關於此必於人口增加速度以及人口密度等比較的變化緩慢事由之外，更有何等其他有力的社會的事由之存在。若槻首相謂「近頃我國人口問題甚囂塵上，是則是矣，然我人口每年繁殖七十萬以上之事實並非自昨朝今日始也。」此語甚當。

然既如此，何以至近頃始「我國人口問題甚囂塵上」乎？

我反覆說明，一切世論，皆單以人口增加率或人口密度有過剩人口之存在為前提，一切世論皆由此種常識出發。現在最緊要者，則為對於此種常識予以科學的打擊。世論皆以日本人口漸次繁殖，土地面積有一定，而人口密度漸次稠密，以致日本人之生活漸次困難。此種觀察，實將我日本人與野生之蠶視同一律也。此實將有一定歷史的社會形態而具繼續的發展其生產力之能力之人類，與立於人類範圍外之野生動植物視同一律也。假定吾人為野生蠶，則桑樹自然成長之面積

有一定之限度，固吾人得以生存之人數，亦決不得超過此一定之限度。果如此，則絕對的過剩人口發生，而抽象的人口法則亦必將實現。馬爾撒斯之人口論，即立於此種見地者。但「事實上各依其特殊之歷史的生產方法，各有其特殊的歷史的適當之人口法則，一個抽象的人口法則，只限於與人類並無歷史的交涉之動植物間存在也。」（引自資本論第一卷攷次基版S五六九），

吾人於尙未批評世人關於人口增加對策之議論以前，先須打破如前所述關於人口法則之常識的誤謬，此實至爲必要也。

(二) 人口過剩之真正事態

「吾人眼目中所看出之人口絕對的過剩者。實不外乎對於資本之需要之人口相對的過剩耳。在資本家的生產支配之下的社會，凡資本之一切的要求，皆以絕對的形式表現之，因此資本所不要求之人口，亦以絕對的不用的過剩人口而表現。」（引自拙著「資本論略解」第一卷第二分冊二二九頁），此乃馬克斯關於資

本家社會之人口法則之斷案也，此種斷案，依余所觀察，實爲馬氏種種經濟學的貢獻中主要之一部分，哥白爾尼克斯對於太陽繞地球之常識予以大打擊，特說明事實上係地球自轉並繞太陽之周圍，同時並說明常識之眼臉中所以逆映之之故。馬克斯正以與哥氏相同之功績，施之於資本家社會之全領域。何則，蓋有許多事物，其本質頗隱晦，而其逆的現象形態反充分表現，而一般常識則皆以此直接現象爲滿足，所以俗人之意識，常常將事物之本質顛倒反映之。資本家的社會，本爲與其生產關係相應之社會組織，但常常顛倒其本質，而認爲一定之社會的意識形態也。在經濟學上馬克斯之事業，即對於此種常識的意識，予以根本的打擊，闡明事物之本質，同時並說明此本質何故被常識顛倒之，此功實可與哥白爾尼克斯說明地球之轉迴相伯仲也。此即本質與現象之辯證法的統一也。此乃人類意識之直接的物質的基礎之暴露也。吾人如不借重此力，則目前人口法則問題，亦不能獲得正當的理解也。

馬克斯所論關於資本家的社會中之相對的人口法則，正與由常識出發之俗學的馬爾撒斯之絕對的人口法則相對立，此衆人所周知者也。且余亦曾於大正十四年夏季所公表之『資本論略解』第一卷第三分冊中詳細介紹之，但於人口問題喧囂之今日，於此重將其大意加以簡單且平易的說明，則對於暴露『經濟學者之無智及完全的誤解』上，非必無益也。

於此有應首先說明者，實爲勞働生產力之發展與資本構成之高級化之關係。伴隨資本家的生產之進行，資本之蓄積益多，然『其與資本蓄積之進行同時資本之構成上發生遞增的某種變化，全體資本之中，固定資本即由機械原料及其他一切形態之生產手段構成之部分（不變資本部分），較之資本之他一部分即因購買勞働而支出工資之部分（可變資本部分），漸次遞增』。（拙譯『勞賃，價格及利潤』七五頁）。蓋勞働之生產力發展，假定生產物之品質無所變化，則一勞動者於一定時間內所得消耗之原料分量（例如一紡績工人一時間內所得消耗之棉花分量）必

然增加。此殆等於同義重語。蓋由棉轉化而爲紗，如於一定時間內生產較多之紗，（即勞動之生產力增加之意）則同時不能不於該一定之時間內消耗較多之棉也，此乃增大的勞動生產力之一結果也。但於另一方面，則「所使用之機械役畜礦物性之肥料以及排水管等，（所使用之勞動手段）之分量亦必進而增大，以爲勞動生產力之條件。餘如建築物鑄鐵爐及運搬設備等生產手段之分量之集積亦同。」即一方因勞動生產力之增進，而對於一定分量之勞動所組合之生產手段之分量亦增加，同時他方又因對一定分量之勞動所組合之生產手段之分量增加，而勞動生產力亦增加。『但無論是條件或是結果，凡生產手段之分量之增大，即表現勞動生產力之增大也。』（拙著『資本論略解』第一卷第三分冊一〇四頁至一〇六頁）。

如此，則伴隨資本家的生產之進行（資本蓄積之進行）而總額資本之中屬於不變資本者，與屬於可變資本者之比例，漸次漸次變化矣。『資本中此等二要素之比例，如原爲一對一，則伴隨產業之進步，將成爲五對一乃至其他比例。如全體資

本爲六百，其中以三百供用於勞動手段原料或其他，另外之三百則支付工資。當初如爲三百勞動者，而今發生六百勞動者之需要時，則理論上全體資本加倍斯可矣。但前述五對一之比例，並非於新增資本六百中，以五百支付機械原料或其他而以一百支付工資也，實際上如由三百勞動者發生六百勞動者之需要時，則同時資本亦不能不由六百增加爲三千六百也。因此知產業之進步，而對於勞動者之需要並不能與資本之蓄積並行，動勞之需要固依然增加，然較之資本之增殖則不過成爲繼續遞減的比例之增加而已。』(拙譯『勞資，價格及利潤』七九頁)，由此觀之，則伴隨資本家的生產進行，不能不益益發生許多過剩人口之事實，可以瞭然矣。即借前例言之，如於一定之期間，勞動者之數由三百增加爲六百(限於資本構成，在此期間開始時，對不變資本一可變資本一之比例，至期間終了，則變爲對不變資本五可變資本一之比例)，則因此等增加之勞動者受雇傭，而與此同期間內之資本，不能不由六百而增加爲三千六百。即人口增加二倍，則資本不能不

增加六倍，換言之，資本之增加率，較之人口之增加率，不能不遙大。而又以資本之構成，伴隨資本家的生產之發展益益高級化，所以不但增加率不能不遙大，且更不能不為益益加速度的遙大也。然此種情形，資本自己膨脹力無論如何旺盛，終究不得實現，且其不得實現之程度，乃伴隨資本家的生產之進行益甚。故其必然之結果，資本所不用——不得資本家之雇傭——之過剩人口發生，且次遞增大也。

如此「伴隨總資本之增殖而促進者，較之總資本本身之增殖更較急速促進者，實為可變的資本成分之相對的減少也，」即所謂勞動市場中對於勞動之資本需要相對的減少者，乃「於他方面較之可變資本之增加常更為急激，而勞動者人口更絕對的增加也，」所謂對於人口之資本相對的減少者，如由人口側切斷與資本之連絡而以片面觀察時，則只看出人口之絕對的增加也，所謂地球之自動，如毫不加以思索，則只看出太陽繞地球之周圍。同一理由而資本之相對的減少，反

被認為是人口之絕對的增加也，資本之變動，反被認為是人口之變動，相對的被認為是絕對的，一方之過少反被認為是他方之過剩，總之，事物之真相，在常識上盡顛倒表現也。然如前所指摘，一切世論，殆皆以此絕對的過剩人口為前提，即立脚於此常識的誤謬上，議論所謂過剩人口之對策，則其對策之無可取，乃自然之結果也。余更詳明之如下。

(三) 關於人口過剩對策論之批評

其以常識的誤謬之絕對的人口過剩為前提之對策論，其所歸着點，當然千篇一律。彼等雖亦覓得若干出路，但總其出路亦不過三四。然其所覓得之出路，仍無一可以十分跑出者，結局仍是有耶無耶的告終而已。余對於大阪每日新聞社說「人口增加迫於目前」標題之下，又附書「煩惱與迷惘」，且於其結論又說，「結果人口問題一個未曾解決，究竟如何，吾等亦尚在迷惘之中」，此誠正直之言論也。凡對於某問題既無科學的把握，則所持之確信（非盲信）之政策論——即必然

與自由之辯證的統一——不過一種安心劑耳。

若槻首相說，「應付此（過剩人口）之策略，則儘可能的獎勵移民，同時對內的則爲振興工商業，以輸出所獲之利益，收養未能銷盡之過剩人口，」此總理大臣所求之逃路也。但世論之中，尙有另外覓得出路者。如依學校教師風氣，依神川教授之分類法，則「可分之爲積極的方法及消極的方法二大類，」「積極的方法又可分爲二種，即武力的及平和的方法也」。前者「一言以蔽之曰武力的領土擴張政策」也。後者更分爲二，「第一平和的移殖民政策，第二工商業之發展即所謂產業立國策者是也」。『其次消極的方法，即不使人口自然的增殖之傾向放任其自然之進行，對之加以種種社會的道德的制限，以調節之之方法也』。凡馬爾撒斯派之對於結婚之「道德的抑制，」及新馬爾撒斯主義之人爲的產兒調節等皆屬之。此由常識論出發之出路之大概也。余以下依以上列記之順序，檢討此等對策之當否。

第一，武力的領土擴張政策，一般常識的過剩人口論者，皆以日本人口增加率非常之大，人口密度又非常之稠，無論如何必不能容納，因此對於白種人之世界占領發生反感的義憤，簡單的造成帝國主義謳歌之理論的根據，謂日本民族之存亡，全繫於領土之擴張。此等議論，陰的陽的時常表現。於是擅於宣傳技巧之演說家，常藉此種議論以刺激純樸的『愛國心』，以榨取立脚於常識上之『大和魂』的感淚。

但帝國主義之發生，決非為救濟大眾之生活困難而發生者，實全然由於資本膨脹之要求而發生者也。吾人以前曾指明，伴隨資本家的生產之發展而資本蓄積之進行，乃漸次促其構成之高級化（即可變資本之相對的減少），且說明此種資本構成之遞增的高級化，乃必然的引起勞動者人口之遞增的過剩。然資本構成之高級化，一方對勞動者階級造出過剩人口，而同時他方又對資本家階級引起利潤率之低落。何則？剩餘價值乃由勞動者身上所榨取之無償勞動而構成，從而資本之

中其本源的產出剩餘價值者，只限於因購買勞動力（勞動者之雇傭）而充其可變資本之時。然如前所述，資本家的生產，依其發展而對此可變資本之總資本之比例，實漸次減少也，因此剩餘價值率（可變資本與剩餘價值之比例，即一日之勞動時間中支付勞動與不支付勞動之比例）縱令不變，甚或尚有多少程度之提高，但只要資本之高級化較急速的實現，則對於總資本（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之和）之剩餘價值之比例（即利潤），亦不得不漸次下落也。故所謂資本構成之高級化，一方對勞動者致使其人口過剩，一方對資本致使其利潤率之下落，資本過剩。然此種過剩資本，非使用於國內產業之開發（即非使用於使該國大眾生活水平線之向上），而當然引起向後進國輸出资本之要求。此實因資本之故，而為領土擴張熱之一源泉也。列甯所謂「發展之不平均（農業較工業發展遙遲），與大眾陷於半餓死的狀態，正是資本家的生產方法之本質的不可避的條件也前提也。只要資本主義存在，則過剩資本必不用於使各該國之大眾生活水平線之向上（因如使用於此

則資本家之利潤減少矣），而向外國即向後進國輸出。蓋如此使用，可增加其利潤也。在後進國普通皆利潤非常之高，因後進國其資本少，土地比較的價廉，工資賤，原料價廉故也。」（列甯著『帝國主義論』青野季吉氏譯本九一百九二頁）。余於本題之下，不能說明帝國主義之諸特徵，但余所欲說明者，則為人口過剩亦與帝國主義由共同事實之根本發生，而帝國主義決不得為過剩人口之對策也。蓋帝國主義『不獨對勞動大眾，即對中產階級亦致其生活複雜化及困難之結果。在一切古文明國中，皆累積不愉快憤怒及憎惡並脅及公安，由此等階級所投出之『能力』(Energy)向國外求用途，其結果國內不能不爆發(革命)。」（同上書一三四頁）。

神川教授之『由人口問題之見地論我外交政策之基調』論文中，對『武力的解決方法』費最多之篇幅。氏於某一節中說，『大洋洲(澳洲)及南北亞美利加，既皆為歐洲人所領有，對有色人種嚴固閉鎖其門戶，或正擬閉鎖之。如此我國人

欲自由的移入此等大陸，則強制的使此等門戶開放，乃為捷徑，此固不俟論者也。恰如歐洲人以劍征服四方掠奪四方之故事，蓋以劍而戰，實達到此目的之最的確之方策也。」（見『中央公論』第四一卷四五九號公論欄六二二頁）。神川氏全然以基於常識之絕對的過剩人口為前提，立脚於以人類與野生動物視同一律而成立之抽象的人口法則之上，為其對策論之出發點，此其所以以依社會的機能而勞動生產力得以無限發展之人類，與陷於沼澤中之魚類除同族相食之外別無生存之道者視同一律也。因此縱令神川氏自己意識的本擬研究對於大眾生活如何救濟之方策，然事實上亦必落於單研究如何使資本膨脹之方策之結果也。但神川氏既將『以劍而戰』為達到此目的之最的確之方策』一旦提出，而同時又列舉『將來之戰爭益益擴大益益可恐愈益慘憺』等若干理由，認為以現在之日本實行不可能，而撤回其說，其結論為『日美戰爭為人類全體之文明與福祉計，應極力防止之，此余之所確信也，』是又否認此『最的確的方策』矣。則常識的人口過剩論者尚

殘餘何等對策乎？余繼續讀以下神川氏論文時，除不得已而言者外，實別無何物，茲亦不得不無禮的說明之，實為遺憾。

第二 移民殖民與工商業之發展 依神川教授之說，則對於過剩人口積極的對策之中，除武力的以外，則所餘者為『平和的移民政策』及『工商業之發展即所謂產業立國策』，正與若槻首相所說『應付此問題之策略，儘可能的獎勵移民，同時對內的振作工商業云云』相當。

但所謂移民者究竟如何乎？依神川教授之說，則『衡之過去之成績，則我國之移民極為不振，如欲依此方法以解決我國之人口問題，實恐不足也，此不能不一言者』。(同上)〇六頁)如與所謂人口問題為『歷史上罕有前例之一大難關』，『究應如何突破此難關實為吾國前途運命之所繫』，等出發點照應時，則前述殘餘對策中之第一策，即首先逢着如斯結果，實不得不疑慮也。但神川教授又謂『如回顧從來移民失敗之原因，而努力匡正其錯誤，補救其缺點，則我國

國民的發展，亦未必絕望也」。其方法，對外的則「間接的效果雖不無可疑，然自巴黎會議以來，根據我國之政策，人種平等唱道於天下，如勞動力移轉之自由交通之自由等正當的人權皆努力宣揚等等」，對內的則應留意「我國小學中學高等教育制度之改良」，「外國語學校之增設」等等（關於此，大正十五年七月十七日十八日『大版每日』曾發表矢野龍溪氏『人口過剩之對策』一文，其中有『欲使我大和民族雄飛於世界，則須以提倡不老死鄉土而雜業出洋爲大方針，如欲使全國之人咸趨於此方針，則惟有先使我國青年習得外國語一事』爲達到此目的，主張『於全國五六個大都市設大規模外國語學校，且附設赴各縣巡迴講演之組織』，依矢野氏之觀察，則謂『此事乃爲我國之將來計，無論朝野皆應深加注意之一大題目也』）。但在神川氏自身，並不甚注重以上之方策，依神川氏自己之說，則『如留意以上諸點，竭蹶努力於海外事業之發展，則較之從來或可得舉多少良好之結果』，但『欲依此方法以解決人口問題，實不可能之事也』。

於是繼謂「對此等方面既不能抱多大之希望，則吾國人口問題最有力且最有望之解決方法，結局除工商業獎勵發展之政策即產業立國策外，無他途矣。吾國政府及國民所應協力一致而奮鬥努力者，正在此方面也」。此神川氏最後之結論也，亦即若槻首相及町田農相等最近所唱道之人口問題解決策也。此乃常識論者對於應如何治療乎問題之解答，而對以應奮鬥努力使體力健旺之結論也。此種解答，彷彿獲得何等莫大之解決策者，而事實上此等解答，實等於同義重語，此外更無何物也。此所以「大阪朝日」謂「然只是空談移民之獎勵，工商業之振作，而具體的方面始終不能有何等表示，徒發表許多如此如彼的議論，實愚蠢之至也」。而「大阪每日」亦謂「所餘之人口問題，並未見解決，究竟如何作去，吾人尚在五里霧中也」。此日本二大新聞之論調也。

「工商業之振作」云者，如於現代具體的實現之，則不外所謂資本家的生產之發展也。然資本家的生產之發展，適造成現在相對的過剩人口，彼正為目前問

題之癥結所在。吾人以前既已說明，伴隨資本家的生產之發展，而此等過剩人口不能不益益增加。由此見地，則彼主張以工商業之振作為過剩人口之對策者，以科學的眼光觀之，其如何滑稽可知矣。

第三 產兒制限 最後所謂消極的方策中，其主要者則為產兒制限，對於此問題，數年前節田民藏氏既已論及之矣。節田氏於大正十二年二月號『我等』雜誌上，曾有評論『日本勞働總同盟之關西諸團，既於勞働解放運動同時，更着手於產兒制限之實際運動矣。其第一着手，即為上月十五日聘早稻田大學教授安部磯雄氏於大阪天王寺公會堂開講演會，又於神戶，京都，名古屋，岡山等各大都會設支部，以努力求其普及。』云云。即至今日，亦必然尚有認為有這種運動之必要者。墮胎默認說，近頃亦常常傳達於吾人之耳鼓。總之，不問其方法如何，其以人為的抑制人口之自然的增加，則為常識的觀察人口過剩現象者（即彼束縛於馬爾撒斯派之抽象的人口法則者）所當然想出之人口過剩對策之一也。馬爾撒

斯曾唱『道德的抑制』之必要，即謂直至獲得可以養育子孫之收入時始可結婚，其貧乏之人概停止結婚。但在獨身中仍須嚴重的遵守性的道德。由此意義，於是想出『道德的抑制』之名詞。與此不同之新馬爾撒斯主義，則研究於既結婚夫婦之間，不使生產小兒之人爲的方法，或不使生產多數小兒之人爲的方法。

然對此人口問題，我欲先有一言者，即此問題不限於今日，無論何時，苟一旦生產力與生產關係既已發生衝突，則生產力之發展因受生產關係（社會組織）之束縛，則其方法雖不同，而此問題之必然實現則一也。常識的過剩人口論者，皆以近頃之人口增加率及現在之人口密度爲口實，然即在距今日人口增加率甚小人口密度甚疎之德川時代，而所謂『殺子』之事，殆爲公然之事實也。蓋社會組織之末路，固皆如是也。明治維新時，曾一度解決之。故明治之刑法，有禁止墮胎之條文。然明治維新以來，漸次發展以至現在之資本組織，再逢其末路。此默認墮胎之說發生於近頃之所以也。『大阪每日』有『法律（禁止墮胎）直至苦於人口

增加之社會，仍持續其立法當時之意義。但法律既有明文，則司法警察當然根據法律而以取締不法行為處罰之也。……然在苦於人口過剩之社會，此種神經過敏的取締產兒制限，雖貽笑於純理家，實無可如何之部分也。」云云。乃指明適應資本家的生產前期事情之法律，於其後期已喪失現實之基礎之事例也。

余更欲一言者，欲救濟因受一定生產關係之束縛而發生之相對的過剩人口，而不觸手於生產關係之本身，只絕對的制限人口之增加，此種方策如果實行，則是驅該民族於退嬰衰亡之一路也。關於此不待多言。因此如有主張以產兒制限為社會改良之主要方策者，則余將絕對的排斥之。所謂勞動者階級不得不制限產兒者，此理論正與所謂勞動者階級不得不主張工資之增加或不得不抗爭工資之減少者同。惟「彼等之所應知者，即謂彼等只得對結果戰，而不得與此等結果之原因戰。亦即謂彼等只得阻止其向下運動，而不得變更其方向。亦即謂彼等只得為姑息療法，而不得根治其疾病也。」（『勞賃價格及利潤』七七頁）

依『東洋經濟新報』（前揭四頁）所說，表現於近年人口統計最顯著之事實，則爲『最近十歲以上至二十九歲之少壯年者之死亡激增。就中尤以十五歲以上至二十四歲之少壯年者之死亡更爲激增』云。如以年齡別死亡千分比例表之一部表示之，則如次。

年 齡 別	大正二年	大正十年	大正十一年	大正十二年
一〇—一四	二〇・三	二〇・三	二一・一	二三・二
一五—一九	三六・〇	四〇・八	四二・二	四四・三
二〇—二四	三七・一	四一・七	四三・五	四四・五
二五—二九	三一・二	三一・二	三一・七	三三・三

又依『新報』之所言，則『自大正八年以後以至最近我國之人口增加，如綜合出生與死亡觀察時，則死亡之增加固自七年八年以來更爲急增，而自明治末年以至大正初年以來一時陷於停滯或減少之出生，亦自該時以來更爲激增也。卽一言以

蔽之，我國之人口增加乃多產多死，極不經濟不健全之狀態也。」然則此意義果何居乎？此乃日本之大衆因「維持勞働市場」而不得不「連綿其不健全且短命之後嗣於轉瞬間」之證據也。亦即工資之低落，以至漸漸蠶食其已達窮極限度之生理的要素之證據也。產兒之制限，其即擬對此種不健康且短命的後嗣之系列，而以健康且長命的後嗣之系列代之，有多少之建樹乎？余並不否認此姑息療法，不過反對以姑息療法而代替根治療法也。

(四) 人口過剩之根本治療法何在

然則根本療法何在乎？此依病源之診斷自可決定矣。

現時過剩人口之呻吟，乃由資本主義末期之疾病而生，此不僅日本一國之病症，各國雖依其特殊之事情，發病之形態稍有不同，而凡進步的資本主義國家，無不染此病症也。此乃由於資本家的生產構造自身上內在之原因，即由於資本家所得雇傭之人員增加率，遠不及人口之自然的增加率所致，乃一種鬱血的症狀

也。資本家的生產構造之下，血液不得充分的循環於手足，此資本主義之構造已近於死亡之一徵候也。『社會之物質的生產力，於其發展之一定階段，而與現在之生產關係陷於矛盾，此等關係，因生產力之發展形態，反轉化為其桎梏。』社會之物質的生產力與資本家生產關係，皆曾遂其異常的發展，然既皆遂其異常發展矣，以致與資本家的生產關係不得不矛盾，此即與因小兒長大而衣服不合體者同也。如強制穿着不合體之衣服，則血液不能流通於手足矣。資本家獨佔生產手段而支配生產，其由生產手段之所有而被隔離之雇傭勞動者，如不被雇於一資本家，則其勞動，不能對象化。然今也該資本家不能收容其所增加之人口矣。此事與封建社會之家主不能收養其增加之家奴同。無論封建組織，無論資本組織，當其助長人間物質的生產力之發展時，即可存續，然一至其束縛人間物質的生產力之發展時，則立即喪失其存在之權利。今也資本主義入於其後期之階段矣。既已『由生產發展之形態轉化為其桎梏矣。』具有活動能力具有活動意志之人類，因不

能獲得職業——即因不能被雇於獨佔生產手段之資本家——不能不強制的無所事事的度其生活。近年學校卒業生大多數極感就職之困難，即此等根本的事實之一種表現也。即具一定能力之學校卒業者，亦不能不因無一工作而度其游閑之歲月，此彼等勞動力發揮之機會被封鎖也，此彼等之生產力被抑制也。寄語諸君，此等事態，今後將益甚，其亦為諸君所希望乎？諸君其亦相信此種事態能永續乎？

過剩人口乃消滅資本主義之產物也。然此資本主義之消滅，在常識則認為乃人類之物質的生產力本身之消滅也。實際上資本主義消滅，不過將資本家獲得利潤之生產方法消滅，而常識則將現時資本家的生產，（本為生產之特殊的歷史的形態）認為絕對的不變的不動的。——此種常識等於認地球為不動的，絕不反省地球或者是動的，是之所謂常識也。——以為資本家的生產消滅，則人類勞動本身之生產力亦必絕對的消滅也。及至漸漸多數人苦於獲得職業矣，於是常識立即認為此乃人類之數量過多也。又認為因人數過多，故物資之生產不足也。一

言以蔽之，即將資本家不能獲得利潤之窮途，而誤認爲人類自身之窮途也。此卽所謂常識也。故實際上資本家的生產現在所以能實行者，其自身實可證明人類之勞動生產力有十二分之餘裕。如以前所言，今日資本家階級囊橐中所收入之佳勝利潤，皆勞動階級所提供之剩餘勞動對象化者也。一勞動者之工作，則必於生產彼自身及家族之生活資料外，同時更爲資本家之利潤生產多餘之生產物也，卽彼以雇傭勞動者而被雇於資本家，換言之卽資本家雇入彼，此事體本身之中，實含有彼勞動之生產力，除養育彼自身及其家族以外，更須有維持資本階級之奢侈的生活及資本之累次的蓄積充分的餘裕也，如諸君對此種關係難以理解時，則可就佃農之勞動觀之。依佃農之勞動而生產之農產物，一部歸佃農所有，一部則歸地主所有。卽彼佃農依其勞動以養育彼之家族及地主之家族也。固然財富非專依人類之勞動所能生產者。例如農產物之生產，耕地實爲必要。然如謂因有地主始有土地則誤矣，雖無地主而土地依然存在也。故土地乃爲一切人類而自然的運行，

其所以產生剩餘者，仍爲人類之勞動也。

如此，資本家的生產現在所以尙在進行者，其自身既已表示人類之勞動生產力有十二分之餘裕矣。然不只此也，又資本家的生產，所以有今日之窮途者，其自身亦勞動生產力之結果也。依常識所觀察，則勞動生產力之發展自身，因陷於窮途而問題發生。事實上全然相反。乃勞動生產力發展之結果，而問題始發生也。勞動生產力因發展而可變資本與不變資本之比例相對的減少。從而社會總資本縱急激的增加，而對於勞動之需要，則無相等之增加也。其結果人口之一部，成爲資本所不需要之過剩部分矣。

既已明瞭過剩人口之發生乃資本主義末期之疾病，且知其根本之病源卽在資本主義構造之內部，則其根本療法之所在，亦自明矣。而且對於以現在之資本主義爲前提，立脚於此種基礎之上而研究一切姑息療法，其不得不使國民永遠徬徨於『煩惱與迷惘』之中者，亦可知矣。

附錄

研究人口問題，不能不追溯人口論創始者馬爾撒斯之學說。河上氏於本批評中亦常引用其言語。茲爲讀者便利研究起見，將馬氏學說之概要介紹於下。

馬爾撒斯人口論概要

一 人口論的由來及其構造

人口論的老祖宗，要算是馬爾撒斯。馬爾撒斯就是『人口法則』的著者，這是差不多的人都知道的。但是他的人口論的內容，究竟所說的是什麼，世人知道的好像很少。有所謂『新馬爾撒斯主義』者，專門提倡限制生育，於是世人不察，以爲馬爾撒斯的『人口論』，大半也是主張限制生育的。此種推斷，太無知識了，馬爾撒斯的『人口論』，決不是這樣主張。不錯，限制生育的方法，是由馬爾撒斯『人口論』引申出來的，但是，那不過是他很多的方法中的一種，並且

依馬爾撒斯的意思，還要反對這種方法的。其理由以後就可以明白了。總之，馬爾撒斯人口論的真實價值，決不在這一類的方法，而在這類方法所依據的根本原理。所以在這個地方，有簡單明瞭解說其根本原理之大略的必要。但這種工作，並不困難，因為馬爾撒斯的人口原理，是非常單純明瞭的。

但在未說本題之先，須將馬爾撒斯『人口論』發生的機因及其論文的構造，略加敘述。

馬爾撒斯在『人口論』初版的序文裏面，曾經自己說明其論文之由來，謂其人口論一書，原來是對於高德溫氏論文之主題（即高德溫氏『研究錄』中所述之貪慾與浪費），他和一個友人所交換的會話。他所說的一個友人，就是他的父親達尼耶·馬爾撒斯。他的父親乃是一個既有錢又有思想的紳士，和盧梭交情很厚，對於法國大革命尚未暴發以前的那種改革思想，他是很表同情的。但是他的兒子馬爾撒斯，對於法國式的革命思想則非常反對，尤其是他看見一七九三年一

月法國革命黨人處國王於死刑以及其後繼續所行之恐怖政治，引起他更深的反感。至於惹起他們父子爭論的維廉·高德溫氏，乃是可以認為是英國無政府主義鼻祖的人物，一七九三年著『政治的正義』，一七九七年著『研究錄』，在當時思想界中喚起非常之反響。高德溫和羅克氏休穆氏以及盧梭氏等相同，以人類道義之觀念，不外乎由外部印象之產物。他立在這種前提之上，以為人性本來像白紙一樣，隨境遇而變遷，所以如果社會的環境和制度改良，則罪惡和不幸都可以絕跡於世界，人類可以達到完全之域。馬爾撒斯的父親，承認高德溫的這種思想，而馬爾撒斯則大反對之，因此父子之間發生爭論。馬爾撒斯因和他父親爭論，他把他的主張表現於文章，出版問世，遂於一七九八年用匿名發刊『人口論』這就是人口論的第一版。

人口論第一版，因其目的的關係，當然論爭的調子濃厚些，至於性急和偏頗在所不免。馬爾撒斯自己，以後也承認這種缺點。一八〇三年所出第二版，把這

些缺點都修正過，此外更增加許多新材料，內容亦更加豐富，與第一版面目全然改變。其後在馬爾撒斯生前『人口論』共出至第六版，皆和第二版內容差不多，各版皆有多少之增補修正。現今通行於世間之『人口論』一書乃其第六版。

說到『人口論』的構造，該書全部共分四編，第一編敘述人口之一般原理，而及於過去現在各種社會人口制限之觀察，由最抵階段的人類社會爲始，而歷述亞美利加印第安人，南洋羣島土人，北歐古代住民，近世牧畜民，亞非利加各地，南北西伯利亞，土耳其諸領地及波斯，印度及西藏，中國及日本，古代希臘，古代羅馬等住民間關於人口制限之有趣味的實例。第二編承第一編，專就近世歐洲諸國之人口制限而下觀察，利用幾多統計，以證實其說之不誣。第三編則反駁高德溫及孔多爾塞之平等主義，討論移民政策及救貧法，討論重農主義，重商主義，農商並行主義等，討論穀物法，討論社會富力之增加和貧民狀態之關係等。至其第四編，則極力陳說道德的抑制之義務，對於企圖改善貧民狀態之各種

提案的批評，並提出自己之改善案。

二 罪惡和貧困之根本原因。

依高德溫及其他理想主義的社會思想家，認為社會上所以有罪惡和貧困的存在，皆由於社會上有不正當的制度通行的結果。而馬爾撒斯則反對此說，據馬爾撒斯之說，則以為社會上所以有罪惡和貧困的真正的大原因，不在社會制度之不良，而在其他，如以社會制度和其他真正原因相比較，社會制度之關係簡直像水上所漂浮的一根羽毛一樣，很輕很輕的。然則其真正大原因是什麼呢，就是人類恆有超過其所準備之食物以上增加的傾向。馬爾撒斯的思想，乃由以下兩個前提出發。

第一 人類沒有食物就不得生存。

第二 男女間之性慾自古以來沒有變化，將來依然沒有變化。

關於第一命題，不用說無論是誰都不能否認。但是關於第二命題，則未必盡

然。現在有人說，人類文化程度隨着進步，欲望種類亦隨着增加，而性慾方面所支出之精力 *energie* 之量亦必減殺，此說頗盛。高德溫氏亦反對性欲不變說，他說性慾將來必然減退，因為減低性慾，其附屬於性慾的一切附屬物亦必取去，於是性慾將成爲被輕蔑的東西。馬爾撒斯對於高德溫的這種說法，是很反對的，他說高德溫的說話，等於說把附屬於樹木的一切枝葉都取去，於是只剩下赤裸裸的樹桿，那還有什麼美呢。他說我們迷戀一個女子，並非迷戀於單純的一個女子之爲物，實在是迷戀於一個舉止嫺雅心情羞澀姿態妍美的女子。所以他說人類受純潔愛情刺激的時候，那是最道德的最英雄的，而非褻漫的，他主張男女間性慾的必必要。有人以爲馬爾撒斯把罪惡和貧困之原因，歸之於人口增加，即推斷馬爾撒斯必排斥男女間之性慾；其實，那就大大的錯誤了。

男女間之性慾如果不變，則不問結婚之形式如何，當然要生養子女。女子如在二十歲前後結婚，則終其身可以生產五六個小孩。如結婚再早些，則還要多生

產，如結婚再遲些，則僅比例其相差之年齡減少生產。總之一組夫婦終要生產比自己更多的子女，所以人類的數量乃漸次繁殖。然同時其養育此人類之食物的生產則如何，食物固然也是增加的，但是要依馬爾撒斯的主張，則食物生產的增加力，決不如人類生產增加力之速。於是人類由降生之日，就有不能分配到食物的，就不得不陷於困苦的境遇之中了。

此種困苦，不但人類有之，一切生物皆有之。馬爾撒斯曾引用甫朗克林博士的說話，謂動植物因羣集而侵犯相互之生活資料，以限制其蕃殖，除此之外，別無可以限制他們蕃殖性的。又說如假定地球上沒有其他植物的存在，只有茴香一種類的植物，必將次第蕃殖，遂至覆蓋全地球，又如假定沒有其他國民，只有英國國民，則將不久英國人就將把地球全埋沒了。此乃毫無爭論之餘地的真理，但是一切動植物，皆沒有無限的生存所必要的場所和養分。所以他們無限的蕃殖力，只限於場所和養分所允許之範圍內可以發展，其超出該範圍以上之部分，無論以

何等形式究不能不受抑制。

植物和人類以外之動物，其問題極簡單。他們完全盲目的活動其生殖本能，被產生者能否獲得場所和養分，非所顧慮。所以只要有隙地，就發生蕃殖作用，而其作用之結果，發生過多時，則生產以後因缺乏場所和養分之故而歸於死滅。

但是在我們人類，則不能這樣簡單。人類乃有顧慮將來之理性的。所以人類雖也和其他動植物一樣有強力之生殖本能，但是理性牽制了這種本能的自由活動，當生產小孩的時候，要使他反省以自己的力量能不能扶養。於是結婚，既要待相當時機，而結婚後又要採用限制產兒的方法，而這種豫防的限制，是常常伴隨着罪惡的。但是這種豫防的限制，將來的社會如何，雖尚不敢斷定，而於過去及現在的社會，未曾充分的實行之，或是未曾實行之，以致人類也和其他動植物一樣，在生產以後而受食物缺乏的限制。人口如較食物之分量為多，則社會之某部分，必發生沒有飯吃的人。要像平等主義者的主張，把食物都平等的分配給大

家，那就是使一切人類都苦於食物不足了。但是要在私有財產通行的社會裏，就是使命運不濟的人們苦於食物不足。

三 食物增加率和人口增加率

人類沒有食物就不得生存，在食物不增加的地方，人口也就不得增加。尤其是，人口的增加率比食物的增加率爲速，此就過去及現在之各種社會觀察，即可以明瞭。但是縱不如此觀察，而就最優越條件之下的人類以如何程度的速度增加觀察之，再就人類於優越事情之下從事於工作而土地之生產物以如何程度的速度增加觀察之，這個問題也就可以明白瞭解了。

馬爾撒斯因推定人口增加沒有妨害的增加率，爲便宜計，乃採用美利堅合衆國的實例。美國北部各州，較比近世歐洲各國，生活資料較爲豐富，人民風俗較爲純朴，因而早婚也較爲易行，於是該地人口每二十五年增加一倍。但是在某都會地方，死亡率有超過生產率者，平均計算，以田舍生產率填補此種缺損，所以

田舍生產率較都會爲高。實際上，如在專以農業爲業，沒有惡習和不健全職業之內地，其人口每十五年就可以增加一倍。但是這種異常之增加率，尙恐不足表示人口增加力之頂點。美利堅移住民等，開墾處女地以增加其食物，須知處女地之開墾，乃非常辛苦的勞動。這種勞動，普通有縮短生命的傾向。而且他們時常受猛貓的印第安人的襲擊，其結果不知喪却若干人命，此外他不免有歉年，以危害他們的生命。所以按沙·維廉·彼得的想像，人口僅十年之短期間即可增加一倍。但是馬爾撒斯基於以上的實例，以爲人口增加一倍的期間爲二十五年，這可以說是最保險最安全的斷定了。

至於土地之生產物究以如何比率增加，馬爾撒斯對於這個問題的觀察上，承認一種重大之經濟學說。即所謂收穫遞減法則的學說。他關於這個法則雖未有明確的形諸言辭，但是有以下的敘述。他說耕地漸次擴張，遂至一切肥沃的土地盡被占有，則將來每年食物的增加，不能不俟諸既耕地之改良，但是這種資源，由

一切土壤的性質觀之，皆非遞增的，而為遞減的，云云。

人類逐漸繁殖，食物逐漸困難，於是從來無人顧問之荒蕪地，亦漸從事於耕作。即如我國內地各行省，因為人口稠密，開墾殆遍，就是山頂上也都播種植物。但是耕種瘠薄的土地，須投多量之勞力和資本，其結果尚不能收穫相當多量之食物。於是漫然開墾荒蕪土地，尚不如投其勞力和資本於肥沃之既墾地，比較合算，惟其如此，於是以前所述之「收穫遞減法則」出而表現其作用。總之，因為改良既墾地或施肥既墾地等，今年追加其分量之資本和勞動，雖可獲得五石的收穫增加，但明年如再追加同一分量二倍之資本和勞動，則不能再多獲得五石的收穫增加，即其整年所追加之資本及勞動，不過產生更少量之收穫增加而已。土地之生產物因具有這種性質，所以在一定面積之土地生產物的增加率，不能像人口增加率一樣可以斷定。但是馬爾撒斯關於這一點則有以下的說明。

英國的農業是很發達的，但是還很有進步的餘地。假定採用最好的政策，特

別獎勵農業，此英倫三島的平均產物，假定二十五年為二倍。這可以說是合理的推量最大的增加了。至其次之二十五年間，如推量生產物之增加為四倍，則實與吾人關於土地性質之知識不相容而相反。所以現在假定這個島國的生產額，每二十五年只增加等於現在生產額的分量。無論如何熱心的空想家，再不能想像超出這個假定以上的增加了。如果這種增加實行，則數百年內，這個島國無論山隅海陬，都要像花園一樣了。如果把這種假定適用於全地球，則地球所賦與人類的生產資料以等於現在產額之分量每二十五年增加一次，則其較之以人類的努力耕作所可能增加的比率，堪稱過大的比率了。因為地球的食物產出量，人類縱工作於最優越的事情之下，也不過為等差的增加，是則可以斷言的。

如此，則可以說人口為等比的增加，而食物尚不能為等差的增加了。即人口為一，二，四，八，十六等倍數的增加，而食物則不過為一，二，三，四，五等差數的蕃殖。

以上兩種增加率，如合併觀之，則可發現其很不同的結果，英國人口爲一千一百萬，假定以現在食物的生產額容易養育這些人數。最初的二十五年間，人口爲二千二百萬，食物亦加一倍。其次的二十五年間人口爲四千四百萬，而食物僅可維持三千三百萬人口的生活。再其次的二十五年間，人口爲八千八百萬，而食物僅只正好維持一半人口的生活。至於百年以後，人口爲一億七千六百萬，而食物僅足維持五千五百萬人口，其他之一億二千一百萬人口則完全不能得到食物。

如離開英吉利島國，而着眼於全世界，則可依移民殖民以處分過剩人口等，那是不待言了。假定現在世界人口爲十億，人類以一，二，四，八，比率的增加，食物爲一，二，三，四，比率的增加，則二世紀以後，人口與食物的比例將爲二五六對九，三世紀後爲四〇九六對一三，二千年後其差額簡直大至不能計算。

像以上所述人口增加的趨勢，比較食物增加的趨勢，占非常之優勢，而人類又沒有食物就不能生活。所以這種優勢的人口增加力，必不能不用何等限制作

用，使他和食物增加的速度取一致的步調。

四 對於人口限制的種類

像以前所敘述的人口增加，因為人口和食物的增加率有差異，其必然的結果，即人口增加因食物不足而受限制。但是這種至極絕頂的限制，除飢饉的時候以外，都不是直接表現的。人口在受這種絕對的限制以前，由種種原因受直接的限制。這種直接的限制，即由生活資料不足所發生的一切習慣和疾病，以及雖和此種不足無關係而促吾人身體衰弱和死亡之一切道德的物質的原因皆是。

此種人口制限，無論在任何社會皆發生作用，不過略有強弱之不同而已，人口依這種限制，以抑止於生活資料的水平線。人口制限，大別之，可分為積極的制限和豫防的制限兩種。即是可分為阻止產生人口之防禦的制限，和減少既已產生之人口之積極的制限兩類。

積極的制限之中包含極多的種類，有由罪惡而發生者，有由貧困而發生者，

凡縮短人類之自然的壽命之一切的原因皆屬之。所以在這種制限中，可以列舉如下，一切不健康的職業，苛酷的勞動以及寒暑之爲害，極端的貧乏，小兒之營養不良，大都市之黑暗，一切種類之不節制，一切普通病及流行病，戰爭，傳染病，以及飢饉等。

豫防的制限，其有意的豫防的制限，乃人類所特有的，因爲這是基於人類顧慮將來的優秀的理智的。但是這種制限乃是抑制人類之自然的欲望的，所以縱假定這種抑制並不伴隨着罪惡，而對於人類總是一種惡害，這是無可諱言的。這種抑制如伴隨着罪惡，則由此種抑制所發生之弊害必甚顯著。性道德之頹廢如瀰漫於社會，其結果必然擾亂家庭的幸福，薄弱夫婦親子的情愛，卒致社會一般的幸福和道義大受其損。尤以姦通，更可招致其他種種罪惡。

以上積極的和豫防的人口制限，如由其他方面觀察分類，則可分爲道德的抑制，罪惡及貧困三種。豫防的制限方面，不爲變則的性慾滿足，而行結婚的抑

制，即屬於道德的抑制。亂交，不自然的性慾滿足，夫婦之性冒瀆，以及隱蔽姦通結果之不正手段等，明明屬於罪惡豫防的制限範圍。

關於積極的制限，其由自然法則而必然的發生者，可以說完全屬於貧困，其他如戰爭及不節制，明明爲人類自身造出者，及其他可以人力避免者，則皆含有混合的性質，即此種制限皆依罪惡而發生，而其結果則又發生貧困。

五 人口制限的作用方法

以上所舉的積極的豫防的各種制限，集合起來，即成爲對於人口的直接的限制。在人口增加力沒有充分表現的國家，即沒有表現二十五年以內增加一倍的增加速度的國家，必然在這些制限中總有一種表現某程度之作用。但是雖有這種作用，而無論那一國，人口都有繼續不斷超過生活資料範圍以上增加的傾向。這種繼續不斷的傾向，連續的陷下層社會於貧困，使彼等境遇永遠沒有改善的希望。

現在文明社會的狀態，由以上之結果，必發生以下之過程。今假定某國之生

活資料，恰足維持其人民。然以人口繼續不斷增加之傾向，亦必致人民增加之數量卒超過其生活資料之範圍。於是以前維持千五百萬人口之食物，今則不能不分配於千六百萬人口。因此貧乏人愈益貪乏，其大多數不能不陷於非常之困窮。勞動者的數目，超過市場上所需要的勞動量，於是一方勞動工資跌落，而一方食料品的價格騰貴。因而勞動者如欲仍和以前同樣生活，則不能不比較以前特別勤勞。在這樣困難時期，結婚的數目自然減少，又以扶養家族困難，人口增加亦自然緩慢。在另一方面，則勞動工資低廉，勞動者有剩餘，這種現象更致勞動者不能不特別精勤，於是農業家則更雇傭較多的勞動者，使從事於新土地的開墾，或使改良既耕地，卒致人口和生活資料的比例，恢復以前最初的比例為止。如此，勞動者的境遇，再致相當的良好，而對於人口的抑制亦有相當程度的廢弛。關於人民幸福的這樣逆轉進轉的運動，長此不已的返覆。

以前的說明，大體都是把馬爾撒斯的說明照樣的逐譯過來的，這種說明，可

以看做以後德國社會主義者拉撒勒『工資鐵則』經濟學說的萌芽。馬克斯在『資
本論』中論產業豫備軍時，曾痛駁此說。

閒話少說，書歸正傳。以上所說的進轉逆轉的運動，在一般人觀之，却不甚
明瞭。這其中有種種原因。自古以來的歷史，都只是上層階級的歷史，而關於這
種進轉逆轉運動乃以發生於下層社會歷史的事實爲主的運動，吾人却沒有一點可
以信賴足以說明的材料。此其原因中之一種。其次於變動時期，因種種介在的原
因，而發生所謂不規則的事情。所謂介在的原因，例如某種製造業之勃興或衰
退，農業上企業的精神之盛衰，年經之豐歉，戰爭，流行病，救貧的設施，移民
殖民以及其他類似的各種原因等皆是。

其中使此種變動曖昧的最重大原因，則爲勞動名義上的工資和實質上的工資
有差異。勞動名義上的工資，一般的跌落的時候很少。但是食料品名義上的價格
騰貴，而勞動工資依然不變的現象，却是時常看見的。這種現象如從實質上言

之，就是勞動工資的跌落。這種趨勢繼續不已，則下層社會的境遇漸次惡劣。然而資本家的富力，却因勞動實質上工資的低廉而愈益膨脹。資本膨脹，則可愈益雇傭多數勞動者。但是人口的增加，却因實質工資低廉家族扶養困難而受妨害，但經過一定期間，勞動的需要超過供給，依需要供給的法則，勞動工資必然騰貴。這樣看起來，勞動工資名義上雖絲毫沒有變動，而依實質工資，下層社會的狀態亦可為進轉逆轉的運動。

就是在沒有工資勞動的野蠻社會，也是有和以上同性質的變動。凡人口增加一旦至達食糧的極限時，則一切豫防的及積極的限制，即開始活動，關於性的惡風流行，棄兒殺嬰等增加，戰爭和疫病發生的機會加多，或其慘害的程度加甚。於是人口因受這種制限作用，人口降落至食物的水平線以下，因此食物得以稍豐，而人口又開始增加。而經過一定期間，又因以前種種原因阻止其增加。

據馬爾撒斯的主張，以為以上的理論，明白確實，不容有否定之理由。所以

他把他的理論，約之爲以下三個命題。

一，人口必然的受生活資料的限定。

二，人口除受非常有力且明白的制限阻止增加而外，必伴隨生活資料之增加而增加。

三，此等制限及抑壓優勢的人口增加力，而其結果抑止於生活資料之水平線之一切的制限，必歸屬於道德的抑制，罪惡，貧困三者中之一種。

馬爾撒斯對於第一命題以爲無待說明，至第二第三命題，則於觀察過去及現在社會上的直接的制限獲得充分的證據，更進而開始由最低階段的野蠻社會起，順次以及各種社會之歷史的統計的研究。

此歷史的統計的詳細研究的結果，乃下以下的結論。男女間性慾之爲物，無論甚麼時候無論甚麼社會，皆有同樣的強度。然對於其結果之人口增加，常必以種種方法加以制限。在野蠻人的社會中，以戰爭爲最有力的制限。而已脫却野蠻

之域，進而爲相當文明的社會，戰爭亦時常發生，其下層人民間，則繼續不斷的發生周期的流行病和飢饉，此等乃最有力的人口制限。社會再進步，戰爭的機會漸少，衛生設施發達，都市改善，土地生產物之分配法亦改善，因而流行病，及飢饉的慘害大爲緩和，不似昔日之常常發生。然而此時豫防的制限將代之而興。

但是在現在的狀態，此種豫防的制限，常常伴隨着罪惡。結婚延期的期間內遵守道德，所謂道德的抑制部分中之豫防的制限，現在男子之間不甚實行，然社會進步，同時有漸漸實行的傾向。在女子方面，近世文明國中，於相當長期間遵守道德的抑制以度其歲月者，今日比昔日或文明社會比野蠻社會，則較多，這是的確的。總之，考慮結婚的結果而延期結婚所謂豫防的制限，在文明社會中乃一種有力的作用，而積極的制限則漸被驅逐。這是一種很可喜的傾向，俟確有扶養家族之能力然後結婚，在此期間內嚴格的遵守道德的行狀，這乃是吾人類對於上帝和社會應有的義務。

六、馬爾撒斯說的批評

以上將馬爾撒斯人口論的內容介紹完畢，最後再將馬爾撒斯對於馬爾撒斯說的批評，介紹給讀者，以爲本篇的結論。馬爾撒斯在他的『資本論』裏面用很激越的口調，罵倒馬爾撒斯。馬爾撒斯對於動植物界承認生存競爭，而對於人類界，則不承認馬爾撒斯所主張的人口原理可以通用。據馬爾撒斯的主張，依各時代的生產事情，各具有特有的人口法則，並非永久不變之抽象的人口原理。至現代人口過剩的現象，乃資本主義所產生的結果。

由馬爾撒斯說的立場，則現代的過剩人口有兩方面的意義。第一乃資本主義經濟本身所直接相伴隨的恆久的過剩人口，其二爲資本主義經濟必然相伴隨的現實投資的伸縮，因而勞動之需要有增減，所發生之一時的過剩人口。

在資本主義的下面，產業的發達和資本的蓄積相爲表裏。所謂蓄積，社會全體的資本更大的意思。所謂生產力的發達，即更大的資本之充用的意思，更大的

資本之充用亦即生產力發達的意思。所以，所謂資本擴大而生產力增進云者，即資本中充用於生產機關（機械，建築物，原料）之部分（馬克斯所謂不變資本）增大，而充用於勞動者雇傭之部分（馬克斯所謂可變資本）相對的或絕對的減少的意思。即資本之蓄積愈進，生產愈發達，而所投於勞動者雇傭之資本部分愈減少。因此不被雇傭不得職業之勞動者的人口愈出愈多。資本主義愈發展，同時機械的經營愈發達，而愈無熟練技術的必要，此種傾向，亦貢獻於過剩勞動者羣之擴張。因為在這種情形之下，勞動極容易，雖未熟練的婦女幼童，亦可擔任一個人的勞動，從而勞動軍的範圍擴大了。如此，恆久的過剩勞動者羣於以發生。這種勞動者羣恰如軍隊的豫備軍，資本家按其必要可以自由的從這種豫備軍中召集勞動者，不用的時候，又可自由的使他們回到這種豫備軍裏去。但是這種過剩人口，並非如馬爾撒斯所說的因人口在食物以上的急速力增殖之結果，實為物資的生產力超過雇傭勞動者所運用之資本部分以上的急速力增大之結果。

第二種的過剩人口，隨着現實的投資之伸縮而增減。現實的投資，乃按產業界的興替如何，繼續不斷的伸張或收縮。在投資伸張的時候，勞動者的需要亦多，但是需要雖多而工資則未必騰貴。因為勞動需要的增加，先儘恆久的豫備軍補充，就豫備軍全部觀之，尚有許多豫備軍未獲得補充的呢。在投資收縮勞動需要減少的時候，過剩的勞動者，不客氣的都放還豫備軍中。總之，現代所謂過剩人口，並非由實際上生活資料不足而發生，乃資本主義經濟所製造出來的結果。

關於馬爾撒斯人口論，那一點是真理，那一點不是真理，其判斷都任憑讀者，此處不過把反對馬爾撒斯說最有力的馬克斯的言論略介紹一二，以供參考罷了。

社會問題大要

施復亮編

實價三角

這是一本研究社會問題的很好的入門書，他告訴我們什麼是社會，什麼是資本主義社會，什麼是階級，階級的發展，資本主義與農民，工會，農民協會，無產政黨，社會主義等。先讀了這本書，再去詳細研究社會問題，就不致茫無頭緒了。

政治學概論

鄧亞蘇著

實價三角

很奇怪！任何大學的政治經濟科，都有政治學這一門功課，然而在中國出版界很少，一套可看的政治學。本書站在正確的社會科學立場，一掃政治學界之空想胡說，雖僅寥寥三萬字，實開中國政治學界之新紀元。

上海南強書局出版

新社會科學叢書出版廣告

最近幾年以來，國內讀書界對於社會科學的研究，確是普遍起來了。但是就目前的趨勢看，從前的社會科學，已不適合大部分讀者的需要，而新的社會科學，又正在建設的時期中，因此出版界還未能供給相當的著作物，來滿足一般讀者的要求。本書局有鑒於此，特約請許多對於新的社會科學確有研究的人，編輯新社會科學叢書，期以短小精幹文字，編輯下列各書，務使讀者讀一本即能獲得一種科目的明確觀念。現在先出十四種，茲將書名及編輯人姓名，列舉於下。

政治學概論

鄧亞蘇

社會思想

熊得山

法學大要

寧敦武

中國封建社會史

陶希聖

各國革命史

程希孟

國際政治現勢

許楚生

經濟史

馬哲民

社會進化史

馬哲民

社會問題大要

施復量

民族問題

李達

經濟地理

樊仲雲

各國政黨

黃惠民

社會運動史

錢鐵如

藝術概論

劉士元

上海南強書局印行

經濟史

馬哲民著

實價三角

經濟史以各種原因，到現在還不能成一很成熟的科學；然作者能以很簡略的文字，由原始社會生活，到近代經濟制度，作有系統的敘述和論列；並且能將每個經濟階段及其制度之起原，發展，崩潰，與其形態，特質作扼要的說明，綱舉目張，有條不紊，確是青年良好的讀物和參考材料。

社會進化史

馬哲民編

實價三角

這本社會進化小史，在以淺顯流利的文字，述敘人類社會之起源及其進化的事實。注意在對於社會進化的各個階段之經濟關係；同時毫不忽視政治文化及宗教等過程的交互作用及其形態。尤其按年代的前後，順次紀述使，讀者得到社會進化之史的系統知識，這是本書的特色。

上海南強書局出版

經濟學概論

英國平民同盟編纂
丁振一譯

實價陸角八分

本書的序論說：『經濟學是把科學從天上移到地下——工作場，食桌——的學問。經濟學的定義，普通想做是一關於財富的生產和分配的科學，』但所謂財富的意義，若不想做是穿在我們身上的工衣和穿在腳下的靴子等一類東西，就不充分。為什麼縫工裁衣，織工織布，紡工紡紗呢？那寫遠地方的大陸產出的棉花羊毛等所以在這裡對於上衣而有效的理由，究應當怎樣說明呢？若干千萬人所以那樣協作的理由又是怎樣？這就是經濟學所要解答的問題。』據這幾句話看來，就可以知道這本書的內容了。

藝術論

蒲列哈諾夫著
林伯倫重譯

實價六角

本書包含三篇論文，為蒲列哈諾夫用唯物史觀從事研究藝術的最初的著作，也是基礎的著作。他用著嚴正的方法，賅博的證例，把藝術依存於生產力之狀態和生產方法，生產技術與藝術的影響等等，闡發得非常透闢。有志從事新藝術及研究新藝術理論者，對於這類基礎的名著，當必以先睹為快。

上海南強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十八年四月廿五日出版

人口問題批評

實價二角

著者 日本河上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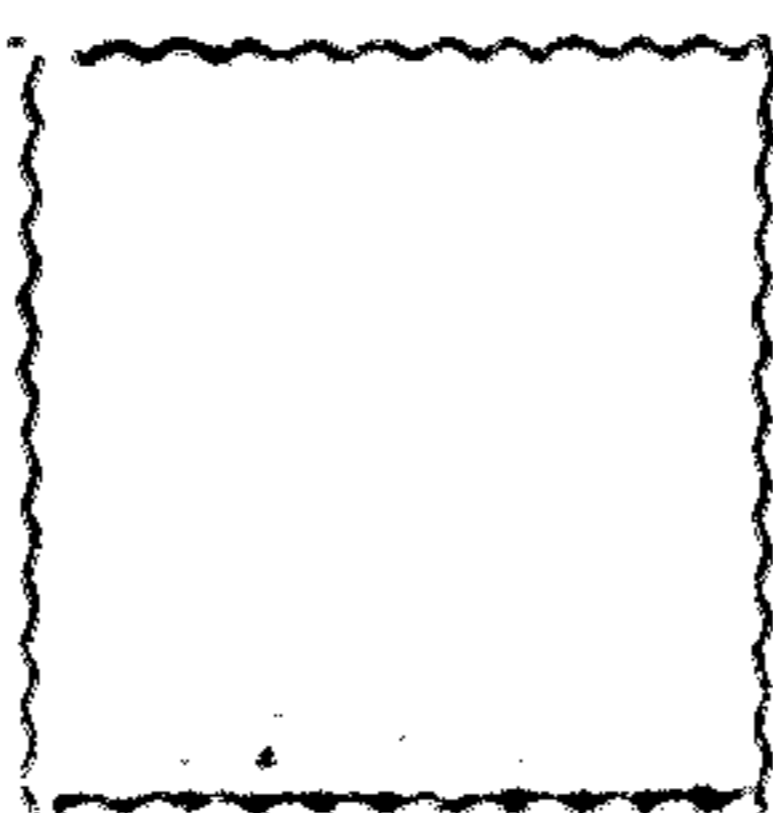
譯者 丁振一

發行者 南強書局

印刷者 南強書局

經售處 各省大書坊

總發行所 上海南強書局



版權所有

5-11

11723

11